

嘘， 你刚好 在我 心上

XI GANGHAO
ZAI WO
XINSHANG

2

嘉予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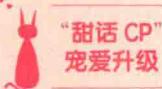


万千少女的美梦顾天北
发了一颗藏了七年的糖

年度黑马小说
甜宠再续

喜欢一个人，你一笑，整个世界都是晴朗

“木星夫妇”
实力圈粉后

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Heilongjia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<http://www.hljmscbs.com>



噓，
XU,
你剛好
在我
心上

NI GANGHAO
ZAI WO
XINSHANG

②

嘉予/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嘘，你刚好在我心上. 2 / 嘉予著. -- 哈尔滨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593-2697-3

I . ①嘘… II . ①嘉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0657号

嘘，你刚好在我心上. 2

Xu,ni ganghao zai wo xinshang. 2

总策划/李旭

编著/嘉予

出品人/金海滨

责任编辑/李旭 张泽群

特约编辑/伍利

整体设计/Insect

出版发行/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地址/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

邮政编码/150016

发行电话/ (0451) 84270524

网址/www.hljmscbs.com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制 版/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印 刷/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/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/ 9.5

版 次/ 2018年5月第1版

印 次/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 ISBN 978-7-5593-2697-3

定 价/ 34.80元

Catalog
/ 目录 /

楔子	001
第一章/只爱看同一张脸	006
第二章/给我一刹那对你宠爱	029
第三章/人间	047
第四章/如果再见	067
第五章/风欲静而心不息	086
第六章/偏未晚	1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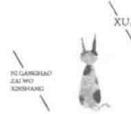


Catalog

目录

第七章/一分钟抱紧	142
第八章/我爱你	165
第九章/Eyes On Me	198
第十章/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	222
第十一章/天空	250
尾声/等到风景都看透	275
番外/不再让你孤单	291





楔子

北京时间14点整，到达A市，年画推行李箱出航站楼，迎着冷风裹了裹大衣。

天地一片肃杀，萧瑟的寒风裹挟着冷空气打着旋儿在身边转悠，年画仰头看着阎王爷般阴沉沉几乎要砸下冰来的低沉天空，按了按太阳穴，有些头疼。

从接到苏木白航班延误的电话起，她就有一种今日不顺的预感。

手机在兜里振动起来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接通的一瞬遥遥看见一个高个子男生打着电话朝自己的方向走来，她说话，他也说话。

“你是年画吧？”男生站在年画面前，至少一米九的大个子在低沉天空的衬托下更显得高耸入云。年画吸了吸鼻子，收起手机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大超，”一米九露出一口白牙，扬了扬手机，“你哥让我来接你。”

“哦……”年画快速打量他一眼，笑道，“麻烦说一下我哥的名字和手机号。”

“……”大超显然被她这一下给弄蒙了，反应半晌才挠了挠头，“你哥叫苏木白，手机号码……等下，我找找啊。”

他把通话记录举到她眼前让她查看。

年画快速瞄一眼，确定无误，立即笑着将大箱子往他手里递：“谢谢你啊，大超哥。”

大超边走边笑：“看你年纪不大还挺谨慎，真有意思。”

.....

嘘，
你刚好
在我
心上
②

年画跟着大超弯弯绕绕终于到车前，一辆黑色奔驰安静地停在路边，四面车窗都贴了黑色车膜，看不到里面。大超打开后备厢放行李，她站在后座门边问：“你是我哥新招的助理？于小野被开啦？”

“外面冷，先上车吧。”大超关了后备厢，“我不是木白哥的助理，我是……”

说话间，年画打开车门，看到后座上的人。

蓝色长风衣，帽檐压低，侧颜模糊，身形颀长，整个人隐在阴影里，靠着车窗小憩。

听到动静，他慢慢睁开眼，转头看过来。即使困顿不堪都依然含水的一双眼睛，深深望向她。

寒风终于吹来大超的后半句话——

“我是小北哥新招的助理。”

哦，小北哥。

呵！

一阵冷风袭来，年画经不住重重咳几声，脚下狠狠踩了踩，上车关门。

她对身旁那人微点下头，紧贴着车门坐下，立即低头翻找随身小包，哗啦啦一阵响动之后，她从里面扯出一包纸巾和一副耳机。

擦鼻子的时候身侧的目光依旧紧紧地盯着自己，她目不斜视，自顾自梳理纠缠的耳机线。

缠得太紧，有个地方打了结，怎么都解不开，她反复试了几遍，没用，终于急躁地重重扯了几下。

一只手不动声色地伸过来，手指很白、修长，仔细看能发现其实骨节并不算小。

“我来吧。”声音温润干净，如他水波粼粼的眸一般。

年画没动，任他将耳机拿走，三两下，再还回来。

“好了。”前一刻还缠成一个大疙瘩的白色细线此刻收放整齐地躺在他手心里。

她的目光攀附着耳机线，着陆在他手掌上浅浅的、不甚明晰的茧子上。

“谢谢。”年画的目光终于落在他眼睛里。他的目光像一片湖

嘘。
你别好
在我
心上

(2)

003

水，沉静深邃，平静无波，自她上车起便没从她脸上移开过。

“你不认识我？”他眸光闪了闪，尾音微微上扬，声音透着不甚明晰的紧绷。

年画眨了眨眼睛，笑起来：“既然来接我，你肯定是我哥的朋友吧，你也是演员？”

“小妹儿，你不认识我们北哥？”驾驶座的大超回头打量外星人一样打量着她，“娱乐圈最好看的男人，万千少女的美梦啊！”

“大超。”顾天北出声打断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不太关注娱乐圈。”年画面露歉意，拿起手机捣鼓两下，举着百度百科的页面后知后觉地抬头，“你就是顾天北？不好意思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顾天北盯着她的眼睛，几乎要透过瞳孔望到她心里去。数秒后，他忽而嘴角轻扬，漾出意味不明的笑：“年画。苏木白的妹妹？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年画侧目看他，他修长的身形斜倚车窗，半侧身子对着她，那一双含水的桃花眼依旧深深望着她的眼睛，毫无掩饰，表面无波无澜。

僵持几秒，年画移开目光，扭头去看窗外风景。

没人再说话，车驶上了机场高速，快速的轮胎转动声夹杂着呼呼的风声直往耳朵里灌，大超放了音乐。

哀伤的大提琴声幽幽响起，拨得人心绪紊乱，数秒后，王菲空灵的声音娓娓道来：

匆匆那年 我们见过太少世面

只爱看同一张脸……

脑海中闪现出那一双深湖般的眸，不用回头也知道他此刻正盯着她的侧脸。年画心烦意乱，选了一首最嘈杂的音乐，戴上耳机闭了眼。

.....

车停在大厦的地下车库，大超率先下车去后备厢拿箱子，年画手放在把手上，准备开车门。

抓上门把手的手被猛然握住，堵在耳朵里的耳机被扯下来，顾天北突然靠过来，半个身子侧过来挡住她，额头几乎抵上她的额头。

视线压迫下，他声音低沉，一字一句几乎从牙缝中挤出：“你，真的不认识我？”

那张精致的面容被放大了撑满年画的瞳孔，比任何时刻都要真实，也更虚幻。

年画瞪着眼睛与他对视，在视线想要逃离的前一秒皱眉，随即笑起来：“真的不认识。”惊慌被压下，换上满脸纯真无辜。

“如果我的不认识让您感觉不舒服了，我向您道歉，顾先生。听说，您是万千少女的美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爱做梦。”

她掰开他的手，平静下车。

年画跟着大超上电梯，等她在最里侧站定，顾天北也跟了上来，风衣拉链拉到鼻尖下，几乎遮住半张脸，帽子摘下来拿在手上，低着头面无表情地站在门边。

电梯到十二楼，停下。

顾天北和大超相继走出，年画紧攥着拉杆箱，不动。看两人回过头来，她笑着对他们挥手：“今天谢谢你们啦。”

“年画，”顾天北眉心微动，“去我工作室休息一下吧，你第一次来，你哥工作室的人你又不熟。”

年画的表哥——国民男神苏木白，也是顾天北的好朋友，他的工作室就在四层之隔的十六楼。

“不用了，我自来熟。”年画说着就要去按电梯。

顾天北伸手挡住金属门，在她慌忙改按开门键的一刻人已经进来，从她手里拿过拉杆箱，径直向外走。

“不是自来熟吗？”他偏头，冲里面满脸错愕的年画扯了扯嘴角。

年画一愣，只得跟上。

被他一路带到自己的休息室门前，年画心一横，进就进。等真进去了，反而无所适从，站在门边再挪不动脚步。

“随便坐。”顾天北将拉杆箱立在墙边，从酒柜里拿了干净的玻璃杯，“喝点什么？水还是果汁？”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年画拿出喝剩的半瓶矿泉水，“我自己有。”

他面色一晒，垂手作罢：“坐会儿，我开完会送你去你哥那儿。”

年画目送他出去，看着他拉开门又退回来，浅浅的瞳仁一闪，笑意盛着一汪粼粼的清泉般：“老实点，别乱跑。”

门关上，他的背影消失。年画静了一秒，猛然拉开门，贪婪地盯着那背影，盯得眼睛都发痛。

他离去前明晃晃的笑容在眼前闪现，和记忆中少年温柔的笑靥重叠，那时他的声音远没有现在成熟沉稳，语气里的无奈和柔软却是丝毫不变。

某年寒冬的某一天，在他潮湿的、小小的屋子门前，他也是这样，去而复返，叮嘱着她：“老实点，别乱跑。”

她追到门口，对他的背影做鬼脸。

时光似乎从未走远，却早已经沧海桑田。

眼睛酸痛，视线中的颀长身影终于转个弯，消失不见，年画揉揉眼睛，拎上包，拉上箱子，关门就走。

别乱跑，你以为你是谁？

.....

年画在大厦楼下拦了辆出租车，箱子放后备厢，麻利地开门上车。看着身后大楼越来越远，她终于重重地舒一口气。

心空落落的，沉着疼。

车载电台又响起哀伤的大提琴声，耳边一遍遍回荡着王菲的声音，犹如叩问。

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

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

那样美丽的谎言

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别太快冰释前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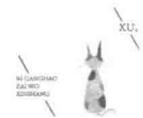
谁甘心就这样 彼此无挂也无牵

我们要互相亏欠 我们要藕断丝连

.....

嘘，
你刚好
在我
心上

(2)



第一章 只爱看同一张脸

(一)

顾天北有一张好看到让人过目不忘的脸，年画第一次见到他时却毫无印象。

江城第五中学，简称“五中”，是年画就读的学校。五中初中部外五百米远的小巷子里有一家牛肉面馆，高汤熬制、营养浓香，面劲道，牛肉给得也足，开张短短几个月已经吸引了不少学生光顾。

作为走读生的年画却从来没去吃过，只因为她家离学校太近，每天必须回家吃母亲牌“中考冲刺营养餐”。

听说最近店里新来了个服务生，高高瘦瘦、白白净净的特好看，五官轮廓比女孩儿都秀气，一双手，手指修长到端着面碗都像是捧着一件艺术品，声音温润让人如沐春风，吸引了一大拨初中小姑娘。

只一点，他这人不爱说话，也不怎么笑，小女生们一拨接着一拨去看得多了，人索性就钻进后厨不出来了。

让人扫兴，也更让人好奇。

一来二去听得多了，年画的同桌林茜也按捺不住了，趁着周五这天放学早，一个劲儿怂恿年画去吃牛肉面。

怕年画不答应，她光对牛肉面的味道就描述了足足五分钟，终于惹得年画不住地咽口水。

最后加上前桌两个女生，一行四个人一起去了面馆。

她们到得早，用餐大部队还没有浩浩荡荡拥来，店里几乎没什么人。年画挑了靠门边的一张桌子，点了一碗香辣牛肉面。

嘘，
你刚好
在我
心上

②

面要现做，且得等上几分钟，年画掏出手机低头玩起了“贪吃蛇”，昨天晚上都快玩通关了，被前来“半夜巡逻”的母亲大人骂了一顿强行关机。

她按着诺基亚的小键盘，手指上上下下灵活飞快，等到那小蛇体形越来越长，面也上来了。

香味顺着微风直往鼻孔里钻，带着钩儿似的勾她的眼睛，年画紧盯着那高高的茶色陶瓷面碗，它被一双修长好看的手托着，慢慢放到她面前的桌上。

“香辣牛肉面，慢用。”

“啊啊啊啊啊……”四个女生同时发出一连串尖叫。

年画捏着筷子的手指蠢蠢欲动，两根筷子放在一起搓几下就去挑那胖胖圆圆的面条，林茜不住摇她的胳膊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好看？”

“对啊对啊。”年画点头如捣蒜，码放整齐的面条、浓白的面汤、红红的辣油、薄薄的牛肉片，还有油绿的生菜，上面铺着的那层碎花生一定又香又脆。

林茜继续摇她的胳膊：“来这一趟值了吧？”

年画挑了一根面条放到嘴里，刺溜吸进去，咽下去了还在回味：“值，必须值！明天我还来。”

林茜不怀好意地顶她的肩膀：“怎么，看上人家了？”

“不是看上了，”年画嘴里塞着一片青菜，咔嚓咔嚓地嚼，“简直是爱上了……这面也太好吃了！”

林茜一抹奸笑在唇边凝固：“说什么呢？我问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哥哥了？”

“哪个小哥哥？”年画终于从面碗里抬头，四顾茫然。

来来往往的顾客，一撮一撮的小女生，哪里还见小哥哥的身影？

之后几天年画没少在林茜嘴里听到“小哥哥”的事情，知道他姓顾，长得特好看，比她们大上几岁，高三毕业，没有女朋友。

是有些遗憾那天没抬头看一眼他的脸，但心心念念的，还是那碗面。

无奈最近都没有机会再去。

一个月后的星期五下午第三节体育课，上课铃声一响体育老师就领着大家做起了热身动作，之后排成两路纵队拉到大操场开始跑圈。

大半圈下来年画小脸惨白，弓着腰举手报告：“老师，我肚子疼。”

体育老师打了手势，让她去旁边休息。

可还不行，痛感越来越强烈，小腹沉着往下坠，刚来月事的小女孩儿哪受得了这些疼，胳膊抱着大腿，整个身子缩成一团，仰脸可怜巴巴地看着体育老师。

“老师，我快疼死了。”

体育课后只剩一节自习，体育老师替年画向班主任打了个招呼，放小姑娘提前回家。

年画拖着书包一步一挨踱出校门，耳边全是临走前林茜的碎碎念——

“早知道体育老师这么好说话我也说肚子疼了，这个时间点去面馆一定能碰上小顾哥哥，我都多久没撞上过正主了，唉。”

面馆……小哥哥……面馆……小哥哥……

直到走出校门口一条街，脑子里还是反反复复浮现这两个词，转眼到了十字路口，年画鬼使神差转身往回走。

下午四点，面馆里没有顾客，冷冷清清的，只有一个小胖姑娘在前台杵着脑袋看漫画。年画探着身子过去，清清嗓子：“你好，还有面吗？我想要一碗牛肉面。”

小胖姑娘正看得起劲儿，头都不抬，扯着嗓子喊一句：“小北哥，有人要点牛肉面。”

……没有回应。

片刻后，餐厅连接后厨的走廊上转出一个人影，年画下意识地侧目看去，只看到一抹白。

略显宽松的白上衣，白皙的侧脸和手臂，逆着强烈日光，他像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剪影，由细枝末节，一帧一帧在年画眼前勾勒完整。

她微眯着眼睛打量迎面走来的男生，他瘦且高，两条长腿藏在宽松的牛仔裤下，像两根笔直的筷子，却并不显得羸弱。她视线兀自

上移，隐约看到他上衣衣摆微微松散，明显比其他部位洗得单薄、干净，整洁得犹如一张反复被揉皱抚平的白纸，垂在腰下。那脖颈也是修长，头轻垂着，眼睛盯着手中的一本书，黑长的睫毛密密耷下，完全遮住了眼睛。

他终于走到走廊口，站在那个不算高的门框里，挡住身后一片光，视线从书本上移开，径直略过年画看向前台：“什么面？”

“浓香，”年画忙指着墙壁上的餐单，“一碗浓香牛肉面，谢谢。”

或许是她的声音过于洪亮，样子过于急切，他竟然轻轻抿唇笑了，两边眼尾慢慢翘起来：“不客气。”

年画盯着他含笑的眼睛，一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了。

黑发柔软，脸庞白皙，眼神温柔，目光如水。她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桃花眼，只觉得这少年的眼睛太过清澈，不止眼睛，浑身上下都透着干净清澈的气质。

不单单长得好看，无端给人一种吸引力。

年画坐在靠近走廊边的座位上，托着下巴仔仔细细地回味几遍，竟一时间想不到合适的形容词。

太专注，想到忘记腹部的隐痛。

最后，她望着端着托盘远远走来的白衣少年，喃喃自语：“小天使。”

顾天北将牛肉面轻放在年画面前的桌上，看她还径自扭头发呆，温声提醒：“你的面好了。”

却见小姑娘马尾一甩，转头仰脸对自己露出整齐的八颗小白牙。

“小哥哥，”她一双大眼睛里满是狡黠，“听说，你没有女朋友？”

顾天北一怔，垂眼端上盘子，转身就走。

转眼消失在走廊拐角。

年画不羞也不恼，挑着面条一个劲儿笑，猜他是生气还是害羞，猜这碗面是不是他做的。

然而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，下身一阵温热，刚平息没多久的痛感

搅着漩涡卷土重来，似有千根银针齐齐在肚皮之下猛戳她的器官，她捂着肚子，趴在桌子上几乎将牙龈咬碎。

前台的小姑娘还在看漫画，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傻笑。年画透过墙壁上的玻璃装饰，看到自己逐渐苍白的一张脸。

她缓了会儿，强使着力站起来，扶着墙壁摸到后厨。

短短的走廊竟走了一二十步，终于瞥见后厨的一角。墙边一排排的塑料筐里是新鲜的蔬菜和鸡蛋，艳红的西红柿、亮绿的青椒、一排排码得齐整的小葱。墙壁钉子上挂着一个木质夹子本，夹子上用白线坠着一支铅笔，隐约看到白色的纸张上写着几行字。几步开外是一张约一米高的小桌子，白衣少年背对着墙，靠在桌子上看书，清澈干净的气质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却又莫名和谐。

他听见动静，抬头看到猫着腰“鬼鬼祟祟”过来的人，面色疏离：“不好意思，小店规定非特殊情况下不可以进后厨。”

“我有特殊情况，”年画像一个溺水的人挣扎着对他挥了挥手臂，“店里有红糖吗？我痛经。”

年画从顾天北手里接过红糖姜茶，呷一口，将焐在肚子上的热水杯往下压一压，忍着疼往他旁边探过身子，吃吃笑。

顾天北眉头轻蹙，不着痕迹地挪开一点，她又跟着挪过去。

眼看就要挪到墙角……

“哎，小顾哥哥，”她戳戳他的胳膊，“你耳朵红了。”

顾天北眼睛粘在书本上，不理她。

她也不恼，瞪大眼睛，视线顺着他漂亮的睫毛移到书本上，“咦”了一声：“你竟然在看物理课本？”低头瞄一眼书皮，“高三的？”

眼神里多了一丝探究，她喃喃：“你不是已经毕业了吗？”

修长的手指轻轻一动，顾天北合上课本，转身走向流理台，只留给她一个挺直的脊背。

“红糖水已经给你了，去餐厅喝吧，老板不让客人进后厨。”

即使那么硬邦邦的语气，自他喉间发出依然温润动听。年画歪头看他洗了手擦干，径自去舀面粉，竟然有说不出的雀跃。

“哈，我猜对了！”

顾天北手上动作一顿，偏头看她。

她站在午后的日光里，略微强烈的光线下连空气中的小小尘粒都清晰可见，小姑娘在那团茸茸的光线里咬了咬下唇，露出一排喜悦的小白牙：“我这碗面果然是你做的。”

顾天北：“……”所以呢？

“特别好吃！”她冲他比了个大拇指，一只手端着玻璃杯，一只手冲他轻轻挥一挥，蹦跶着走了。

好吃吗？顾天北下意识地摇头，对她的说法并不十分相信。他还只是学徒，平日里只是帮老板端盘子打下手，今天只因为不是饭点，老板又不在，他才大着胆子做了一碗面。

其实最初看到她进来时，还以为她是来质问的……

再过一个小时就到晚饭点，顾天北没时间想那么多，和面、揉面、醒面、洗菜、切菜，在老板回来之前做一切能做的准备工作。

等彻底能喘口气停下来时，早已过了八点钟，他将手仔仔细细地洗一遍，擦干净，去拿小桌子上那本物理书。

本想就着没看完的地方继续看下去，余光却瞥到扉页上多了一串密密麻麻的痕迹——

灰色字体。

他顺势掀过去，看到页面正中间，方方正正的两行大铅笔字：年画，五中初三（2）班，手机号：139xxxx2967。

后面一个括号备注：如果你还想看高三的课本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我可以偷我哥的给你。

顾天北：“……”

（二）

五一劳动节，作为初中应届毕业生的年画假期被压榨到三天。

不过即使三天也够撒个欢了。假期第一天年画就起了个大早，跟林茜她们去看电影，看完又去唱歌，傍晚才回家；第二天又去公园野炊……

第三天好不容易消停下来躺在家里睡懒觉看电视，晚饭后又被林

茜约出去散步。

与其说是散步不如说是逛街，两个人走走逛逛就到了哄闹的夜市区。

黄灿灿的两排路灯下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摊位，大排档、小吃摊绵延数百米，熙熙攘攘，香味撩人，充满人间烟火气息。

年画和林茜人手一串烤鱿鱼边走边吃，等最后一根鱿鱼须下肚，擦擦手，顺势逛起了“地摊服饰”一条街。

林茜为了纪念刚刚逝去的初恋在左耳软骨上打了第三个耳洞，这会儿正蹲在地上兴致勃勃地选耳饰。年画一个人甩着手满街瞎瞅，就那么目光飘忽之间，瞥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一闪而过，而后目光再急转回来，盯着看。

嘿，小顾哥哥！

年画下意识地走近几步，隔着两三米的距离歪头打量那个虚蹲在二手书摊前的身影。

头顶上的路灯微闪着，洒了满地的豆黄笼着他，从发梢到神情再到身影都异常模糊柔和，连那在书本间挑选的修长手指都被镀上一层暖光，明晃晃的，看不清楚。

他依旧穿着上次见到时那件白色上衣，不知道是不是又瘦了，衣摆垂在臀下，在地面上映出一个圆弧形阴影，背后空荡荡一块，更显得松松垮垮。

不过很好看。

年画不自觉地又向前两步，踮起脚眯着眼努力去看他手中书本的封面，勉强看见“经济学”三个大字。

前面几个字被他的手指挡住，完全看不到，她也猜不出，有些着急地跳了一下。

不知是动静太大还是有心灵感应，这一跳，刚付了钱的人转过头来，视线碰上。

淡淡的、清澈的眸。

落地，无视脚下的踉跄，年画挥挥手，咧嘴笑，自觉姿态有些傻，顾不上了。

顾天北的视线稍作停顿，很快从她身上掠过，落到右边摊位的衣